



革命故事

4

号外炮长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革命故事

第四輯

号外炮长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65年·沈阳

目 录

- “号外炮长” 勇征 铁马 (1)
- “手中炮” 李超元 (13)
- 一封紧急信 郝 麦 (32)

“号外炮长”

勇征 铁马

在我們坦克团，一提“号外炮长”，是沒有人不知道的。有的同志問了：坦克兵哪里有“号外炮长”这个編制？別急，我就慢慢給大家讲“号外炮长”的故事。

“号外炮长”本名郑虎，是三連的文书，中溜个头，紅紅的臉膛，嘴角眉梢总带着笑紋，成天都是乐呵呵的。他說起話来有板有眼，干起活来潑辣，細致，麻利。自从当文书以来，無論是抄抄写写，描描画画，什么統計表啦，收管文件啦，他样样完成得及时，准确，处理得清清楚楚，沒差沒錯，不缺不漏。不过，对于这些，他并不滿足，还常去做一些“分外”的工作。有时替通信員通信傳話，有时帮炊事班淘米切菜。誰都說郑虎心紅手巧、精明能干。

且說这天上午，郑虎抄写完一份訓練計

划，就去翻看新来的报纸。他打开《解放军报》，立即被醒目的大字标题给吸引住了。他心里想道：“好一个铁打的百名神枪手连。”便一口气读了起来。这神枪手连真是名不虚传：人人枪法准，个个武艺精，就连文书、炊事员、司号员，也都是提枪上阵，弹无虚发。郑虎读完，连声喊道：“好！过得硬！太棒啦！”再一琢磨，他有些坐不住了。为啥呢？他想，神枪手连的文书能文能武，我也是文书，就不能象人家那样吗？对！一个革命战士不应该受职务的限制，要多练两手过得硬的本领。又一寻思，人家神枪手连的文书能文能武，那“武”的是步兵武器呀，我这是坦克连的文书，怎么个“武”法呢？嗯，我找连长谈谈去。

郑虎找到了连长，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连长一听，心里很高兴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好，你想得很好。”这话刚一落音，郑虎乐得蹦了起来：“连长，你同意啦！”哪想到连长又来个“不过”，把

話头給轉了：“这事情不那麼簡單……”其实連长的話并不是不同意，那意思一是要他把問題想得周到些；二是想再进一步摸摸他的思想底。可郑虎一听却沉不住气了：

“怎么，連长你又不同意啦？我可是真心实意呀，答应我吧，答应我吧！”連长笑了笑，不紧不慢地說：“这么說，你是练定了？”

“练定了。”“上坦克要暈車的，你吃得消？”“吃得消。”“那文书工作可不能扔。”“連长，你一百个放心。”“好，我答应啦，你就练炮长这一門吧。”

郑虎要到坦克上练习打炮的消息，第一个知道的是301車的炮长王剛。这王剛入伍前是郑虎的同学，入伍后，成了战友，又分在一个連，两人就更亲近了。平时都常在一起唠嗑，郑虎这回当然也不例外。可关于上車打炮的事，王剛听了，开始有些轉不过弯来，說：“你这文书工作够忙的啦，要想练技术干脆下排；要不，这文不文武不武，不挨边不挂号的，算个啥？”郑虎一听，想了

想，恳切地说：“我这是以文兼武。管他挂号没挂号，只要象人家神枪手连的文书那样，练出过硬本领就行。挂不上号，我就当个‘号外炮长’。”这几句话说得王刚开了窍。他眨巴眨巴眼睛喊起来：“‘号外炮长’，真新鲜！”马上就把它当做头条新闻给传了出去。这下子“号外炮长”很快就在全连传开了。郑虎当了“号外炮长”，同王刚又多了一层关系，只要有点空儿，他就把王刚拉到坦克里唠半天嗑。一个多月时间，在王刚的帮助下，郑虎就把坦克炮摸了个滚瓜烂熟。

一天，要进行实车驾驶训练，王刚头天晚上便找到郑虎，约他同去练习。不巧，郑虎明天要抄写几份材料上报，腾不出时间，咋办？先前向连长保证过：本职工作不完成去练炮那不行；可实车驾驶训练是个锻炼的好机会，不去吧，太可惜。这时，王刚在一边说话了：“唉呀，我的文书同志，你怎么这样死心眼呢？放灵活点嘛！明天练它一上

午，回来再抄写不一样嗎？”郑虎把脑袋搖得象个撥郎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明天十二点以前就得完成任务。”“那你就练不成囉！”

“別着急，咱想想办法嘛！”还是郑虎有点子，他想出了一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——

“夜战。”王剛听了很感动，眉毛一展，巴掌一拍：“嘿，有你的！”就这样定了。郑虎立即在灯下“刷刷刷”抄写起来。

第二天吃过早飯，郑虎上了車，坐在王剛的身边，心里还美滋滋的，笑得两片嘴唇都合不攏。不一会儿，車子开动了，越来越快。郑虎从潜望鏡往外一看，好家伙！就象飞一样，大树、电綫杆子“刷刷刷”直往后倒。突然，他头晕眼花起来，臉色刷地一下由青变白，接着“哇哇”地吐开了。王剛一見，忙喊：“停車，停車。”車停住了，王剛有点担心地問：“怎么样？不行的話，我扶你下車。”郑虎一听要扶他下車，嘴一撇：“不，我不下去！”王剛看他那股倔強勁也不說啥了。可是車一开，“哇”地一

声，他又吐开了。王刚有些急了，张嘴又要喊停车，郑虎却大声地说：“别管我，猛开吧，没事！”他趴在炮尾上，硬挺着跟车转了一趟，他自己还说是体验体验炮长生活呢！

当天晚上郑虎躺在床上，浑身难受，心想，当个炮长真不容易啊！但又想到，困难是有，在困难面前不能退却，一定要想办法战胜它。想到这里，他捧起毛主席著作，细心地读起来。……

却说301车的同志们，见郑虎在车上吐得那个样子，便纷纷地议论开了。有的说：

“他那股热劲，这一吐恐怕也剩不下多少了。”有的不同意，说：“你别门缝里瞧人，把郑虎给看扁了。别说这点困难，你就是把困难罗成堆，也挡不住他劈的，他可是个拿大刀的人物。不信，咱走着瞧吧。”正在这时，忽听有人喊：“哎，快来看呀！”

同志们呼的一下跑到宿舍门边，顺门缝往里一瞧，嗨！郑虎正在屋里“呜呜”地打转转

呢！要想了解其中的秘密也不难，問一下連长就知道了。那天晚上，連长来到郑虎身边，用手摸摸他的額头，問道：“虎子，头晕好些沒有？”“好多了。”“下次出車还去不去？”“去！”“不怕晕？”“連长，只要能练出杀敌本領，我什么也不怕！”

“好，有骨气！这晕車一关是只拦路虎，你也是一只虎，可你是一个用毛澤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，就凭这一点，你准能战胜它！”“連长，我怎么个斗法呢？”連长思索了一下，說：“毛主席教导我們，要承认困难，分析困难，向困难作斗争。你知道晕車是啥原因嗎？”于是連长給他作了分析，又教給他不少克服晕車的办法。这以后，郑虎变了样。只要你注意观察一下，那名堂多着呢！郑虎平时連籃球都不摸，最近一有空，就上了球場，不光如此，还轉圈圈，翻单杠，打秋千，登云梯。真是忙得团团轉。王剛看了，心想：小伙子，还真有个热乎勁哩！这天，郑虎正在翻单杠，王剛跑来冷不

丁地問道：“你这是耍大刀的唱小生——要改行了，是不是又想当运动健将啊！”郑虎

“嘿嘿”一笑，沒吱声。当他看見王剛身上穿着工作服，忙問：“你要干啥去？”“今天是实車练习行進間观察。”“唉，等一等，我也去。”王剛一摆手：“不行，不行，你这两天身体不太好，上了坦克一暈車，能受得了？”“沒事。”郑虎拦住王剛不让走，說什麼也要去。王剛没办法，只好請示連长以后，才答应了。可是，这次郑虎上車后，連一星点暈的感觉都沒有，还能练观察和瞄准呢！王剛看他练到这个火候，真为他高兴，猛地給了他一拳，說：“想不到你真练出来了！”郑虎“嘿嘿”一笑，說：

“这份功劳該算在連长身上，是他用毛主席的著作打开了我的心窍。”练了一会儿，郑虎的眉头突然擰到一块儿，对王剛說：

“哎，目标为什么总在正前方出現哪？戰場上敌人要从側面和后面来了，怎么办呢？”

王剛一边操练一边說：“如果敌人从后边来

了，你就把电鈕一按，炮塔‘鳴’地一下就轉过去了嘛！平时沒装蓄電池，这八九吨重的家伙搖起来真費勁！”“打仗时万一蓄電池沒电了，怎么办？”“那就用手搖。”郑虎高兴起来，馬上抓住高低、方向机便呼呼地搖开了。开始搖还很輕快，可是越搖越重，不到十分钟就汗流滿面，呼哧呼哧直喘粗气。王剛一看，感动地說：“你休息一会儿，我来练练。”王剛正呼呼地搖着，郑虎突然大喊一声：“停！”王剛不知出了啥故障，剛一松手，郑虎便“嗖”地一下跳出坦克，一陣风不見了。把王剛弄得丈二炮管——摸不到头。等了十来分钟，只見郑虎扛着一面画着約翰遜一面画着蔣光头的靶子回来了，一会儿跑到坦克的前面，一会儿跑到坦克的后面，一会儿左，一会儿右，让王剛对着約翰遜和蔣光头的靶子练瞄准。两人替换着练习，直练得腰痛腿痠，才去休息。

打这以后，他只要一有空，就找王剛一起练观察，练瞄准。天长日久，手心里磨起

老茧銅錢厚。功夫不負有心人，他們兩個的射击技術是一天比一天過硬。

實彈射击終於來到了。這天狂風怒卷雪花，靶場上一片銀白，雪光一返照，連個目標的影子也看不見。坦克一輛接一輛，“轰轰隆隆”地向前奔馳。不大一会儿，所有的車都打完了，人人都圓滿地完成了任務，真叫人高興。這時，只見鄭虎“噔噔噔”跑到連長面前：“連長同志，讓我打幾發吧！”連長搖了搖頭，說：“不行啊，這炮彈是給炮長打的，你要打，得向上級請示。”這時，團長剛好走了過來。團長說：“你叫什麼名字？”還沒等他回答，有個快嘴的戰士就說：“大名鄭虎，我們都叫他‘號外炮長’。”團長一听，笑了：“聽說你們連有個‘號外炮長’，原來就是你呀！好，我批准你打！”鄭虎一听，嚙，那個高興勁啊，兩片嘴唇說什麼也合不到一塊了。連長喊道：“王剛給鄭虎裝彈！”連長正想喊個人給鄭虎當車長，忽听團長說：“我給他當車

长。”郑虎一看团长给他当车长，顿时浑身暖乎乎的。

车子“轰轰隆隆”地向前开动了，团长大声地喊道：“加大油门，高速前进！”驾驶员答应：“是！”车子就象离弦的箭，

“呜——”越跑越快。坦克刚一转过山头，突然前方五百米的树林边缘上出现了“敌人”的坦克。郑虎两眼瞪得溜圆，好象看到那辆敌坦克正在残害祖国的亲人。他把牙齿咬得格格直响，喊了声：“穿甲弹！”王刚

“砰”的一声将炮弹推进了炮膛，接着喊道：“穿甲弹好！”郑虎狠狠地说道：“我叫你尝尝老子炮弹的厉害！”只见一团火球喷了出去，“轰”的一声，“敌”坦克顿时被炸成碎片。郑虎射出的炮弹就象长了眼睛似的，“嗖嗖嗖”扑向目标，只用了六发炮弹就连中六组目标，连团长也暗暗叫好。团长突然在通话器内喊道：“炮长注意！我车右侧一千二百米处独立树下发现‘敌人’防坦克火炮，十五秒钟内必须消灭，现在蓄电

池沒电了！”王剛在后边听得清楚，他吸了口冷气，心想：用手把炮口轉到右側用十五秒，那对这个“号外炮长”真是場严重的考驗。可是郑虎答应了声“是！”两手用力“刷刷刷”向右轉炮口。王剛剛喊出“装彈好”，郑虎一按电鈕，只听得“轰”的一声，“敌人”防坦克火炮飞上了天。团长一看表，共用了十三秒五。

射击完毕，郑虎剛一跳下坦克，同志們就圍上去向他祝賀。王剛扯着嗓門喊道：“郑虎，你行！能称得上真正的炮长了。”团长意味深长地說：“只要脑袋里有一門炮，不管是号內的还是号外的，都可以练出象郑虎这样的过硬本領；那么，我們每一辆坦克上就不止是一个炮长，而是两个三个……甚至更多。这样，我們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！”

以后，郑虎参加了領導机关組織的特等射手考核，考上了神炮手。从此，“号外炮长”的名声就越傳越远了。

（《解放軍文艺》供稿）

“手 中 炮”

李超元

这天，住在休养所的二連战士小李，自从听到越南北方連續遭到美帝轰炸，他的病剛剛好轉就再三再四地向医生提出 要求 出院，医院答应了他的要求。剛从医院赶回連队，一进门就听到两条新聞：一条是，今天团里举行投彈比賽，一些規定都是从难从严出发，新訂的；一条是，四連的战士張彪，投彈练了一手“絕招”，到底怎么“絕”法，誰也說不清楚。

小李和張彪，两人入伍前是同县同村的 老乡，在家就是很要好的伙伴，去年一块入伍后，就更亲密了一层，两个人先后加入了青年团。之后，不論工作、学习、訓練，在暗中互相都叫着一股勁，事事你標着我，我標着你；你若是成績得了个良好，我非爭得个优秀不可。互相帮助，互相又不服輸，

誰也不肯让誰。可這話又說回來啦，十个指头也还有长有短，哪有都一般齐的呢？在投彈這門科目上，过去小李总是压着張彪那么一点点。小李这次因病休养了两个多月，有点手生，可是听人家把張彪說得那么神乎其微，心眼里一面替小老乡高兴，一面还真有点不服气呢。他不是不服气別的，他是想：要用实际行动来支援越南人民，如果越南人民需要，組織上召唤我去参加援越抗美斗争，我要和張彪一样去英勇杀敌，为越南人民报仇雪恨。如今張彪练就了一手好“絕招”，我也非学到手不可。耳听为虛，眼見为实，他把背包一放，和领导請了个假，就“噔噔噔”一溜小跑奔向投彈場，一是要学好經驗，也要练好杀敌本領；二是要看看自己的小老乡的那个“絕招”。

天，阴沉沉的，看样子要下雨，团里的投彈比賽提前开始了。小李进了投彈場，双眼朝四周一扫，嗨！真够气派！你看那参观的連队，助陣的战士，哪一个不是小老虎！